



### 穩坐空城

平日人群擁擠的大城市，瞬間變成空城，無車無人，鳥雀無聲。好似《空城計》的孔明，大軍壓境穩坐西城亮一亮琴音，彈奏一曲「臥龍吟」：我坐在城樓觀山景，耳聽得城外亂紛紛。旌旗招展空翻影，卻原來是司馬發來的兵。西城的街道打掃淨，預備着司馬好屯兵。諸葛亮無有別的敬，預備羊羔美酒犒賞你的三軍。抗疫中民眾閉門不出，困死你疫病病毒的三軍。

國家發出號令，在家抗疫不出門，就是支援國家與疫情抗爭。這一招果然有效，空城一個月，各大城市的疑似和確診患者都在下降。全民動員，中國控制疫情的力度和效果，全世界有目共睹。為了保證人們不出家門，又不會太悶，政府和各部門推出各項便民措施。我熟悉的演藝界，開放了所有影視視頻，大片名片不收錢，安坐家中隨便看，只是香港看不到，打開就是「因為版權限制，您所在地區不能觀看」。沒想到的是，舞台劇竟然也開放了，國家大劇院首先推出免費觀劇，不論中國、外國、名劇、名角、大製作，一律免費觀看，以前看一部是要交一百六十塊錢的。

我熟悉的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推

出「一日一戲」，從看戲《茶館》、《雷雨》開始，一部接一部，部部都是經典。三天前推出《天下第一樓》，在微信打開一看，驚嘆不已，這是三十一年前的第一版，絕版！劇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人藝第一代的一流演員，林連昆、譚宗堯、李大千、韓善續、張瞳等等，他們都已經過世，飾演的角色都是「只有這一個」，不可複製的精彩，也隨他們而去名留青史。當年在《天下第一樓》中扮演不上名次的小角色，如今都成了大明星。吳剛，當年飾演只出一次場，說五句台詞，瑞蚨祥掌櫃孟四爺；馮遠征飾演小徒弟，每天要在舞台上下一百八十次樓梯，相當於跑「幾十里」；丁志誠演的有型有款的風水先生，幾乎現在人藝的大明星都在劇中上過台。這一版錄像，不但市面沒賣，連人藝專有書店裡也沒有，就連我，該劇作者都沒有這一版，曾經有需要借用，都要簽字畫押，如立生死狀。戲劇舞台錄像不能在市面流傳，一旦擴散，誰還去劇場花一千多元買票看戲，現在這一行規在中國被打破了。

今日北京人藝「一日一戲」，推出的是美國名劇《推銷員之死》，扮演者英若誠、朱琳。



### 時光荏苒逝水年華

選用這張照片頗具時光荏苒、逝水年華的嘆息；那些年香港從事時裝行業人才濟濟，各具特色。紙媒興旺，經濟貿易及人文事業如日方中，坊間雜誌將時裝盛事及人物，放上封面及頭條報道。

瞬間整整36年；1984年春天，曾從事時裝模特兒的朱玲女士仍為霍英東家族一分子，跟時裝從業員網絡，為籌辦內地首家五星級大酒店——廣州白天鵝賓館首屆周年慶，召集當時剛剛成立的「香港時裝設計師協會」成員北上展示作品。港方對粵方情況並不清楚，大家本着獵奇心態北上，誰知那是廣州歷史性首次時裝表演，多年之後當地媒體朋友告知：是你們締造了廣州時裝地圖第一步，不單止廣州；新中國的首次時裝表演為巴黎一代宗師皮爾卡丹(Pierre Cardin)於1979年3月，在北京破天荒展出。然而華裔設計師首次在內地上的展出，則為1984年在中國改革開放先鋒——南大門廣州，我們參與的一次。

與有榮焉！當年入行未幾，原應未及資格參加「香港時裝設計師協會」（亞太地區首個同類型協會，帶起東南亞諸國爭相模仿）。入會條件必須在職起碼5年，從倫敦偶然回港工作未及2年，「授學邊」的資格也未夠。

不因計劃加入香港時裝行業回來，純粹離家近十載，祖父於我們

仍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上課的日子已離世；思念日漸老邁祖母，在外盤算多時，心願與她過一個農曆新年，並計劃冬冬過後走一趟西藏、新疆、內蒙古，然後穿越西伯利亞回歐洲。還差幾個月才到春天，預備途經路線全部冰封，不若先尋工作集資路費……幸運之神眷顧，身處當時香港時裝圈子不單舉目無親，根本完全陌生，全靠《南華早報》Classified求職版獲得首個機會見工，求職於長江製衣集團。在此之前攜同倫敦時裝學院的畢業功課，主動摸上讀報知悉的香港貿易發展局(HKTDC)時裝部尋求協助；獲部門主管 Hilary Alexander (原籍新西蘭，離港後轉戰英國，成為歐洲炙手可熱時裝媒體、達人)及副手 Godfrey Malig 接見，並獲告知不少珍貴意見。

等待長江回覆沒幾天，Hilary 與 Godfrey 已來電，安排到已故邱德根先生自葉志銘先生購入，交由女兒 Margaret 主理，一度沸沸揚揚口號「Bang Bang 咁嘅聲」著名本地品牌 Bang Bang 上班。 (待續)



1984年《TV TIMES》封面報道，白天鵝賓館首次周年慶，請來香港設計師舉辦時裝表演，成為廣州歷史性的首次。 作者提供



### 狗隻感染新冠肺炎

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日前宣佈，一隻狗隻對新冠肺炎的反覆測試中均呈弱陽性反應，雖現時沒有任何與新冠肺炎相關的病徵，但已低程度感染有關病毒，成為世界首例。目前該狗隻仍然在香港漁護署被密切觀察以確定狗隻是否從狗主感染病毒，還是其口鼻從環境中沾染病毒。要等一個禮拜和兩個禮拜的血液檢查有沒有抗體才能夠確定。

自小我最怕狗和蛇，直到十三年前我和我的小狗結緣，我就喜歡上狗。牠是玩具貴婦狗，個子小，來到我家時不夠三個月大，才幾天就瘦弱扁扁奄奄一息，當天是年三十晚獸醫回家，我唯有將牠當人醫，居然被我醫好了。自此以後牠就認定了我是牠的主人，無論我去到哪裡就跟到哪裡，如同我的私人保鏢。上班前一定要同牠講再見，否則牠會逐間逐間房到處找我，一回到家即刻撲過來要我抱，還少就哭，即使是睡覺也自己搬枕頭和被鋪睡在我旁邊。其他人過來同我坐要得到牠的批准否則牠會宣示主權。

因為我以前很忙沒有時間每天同牠出外跑步，所以牠自小大部分時間在家裡，我放一塊紙尿片在地下牠就會去如廁，不需要出去放狗。需要時間才帶牠出去行山或去狗仔公園跑步。

香港發生疫症之後我更加不會帶牠出街，平時每天都會用1:99

的漂白水拖地來清理，可能工人姐姐沒有用清水再拖地，發現牠嘔吐，之後每次我們用漂白水拖完地下之後一定用清水拖過，出外的鞋放在鋪有消毒液墊的膠箱裡，讓牠聞不到，舔不到，牠就沒有再嘔吐了。

每天回到家我都會洗完手才抱牠，絕對不讓牠舔我的面，清潔牠的紙尿片後一定洗乾淨手，並嚴格控制家用漂白水是1:99的濃度。

有些朋友每天都要出外放狗和給牠大小二便，回家後一定要用狗隻可以接受的消毒液抹乾淨或洗乾淨手腳，不准牠們出外聞垃圾或地面，以及其它狗狗的便便和肛門（狗有一習慣見到同類打招呼的方式是互相舔面或對方的肛門）。狗的大小二便要清理乾淨，不要污染環境。家中的消毒藥水濃度要適合，工業用的漂白水濃度太高，味道太強，狗狗未必受得住，因為牠們的嗅覺是我們人類的一百萬倍，最好是用對狗隻沒有傷害的藥水，記得用清水過水，如果自己發燒或有呼吸道症狀將狗隻一併送去檢驗。不要過分親熱，有些狗主喜歡同「毛孩子」面對面、口對口的習慣在這非常時期要戒。

只要我們注意細節不需要因為有其它狗隻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新聞，而棄養牠們，牠們是一個鮮活的生命，是我們的家人，不要輕易拋棄。



### 范舉

## 美國病毒蔓延 防疫措施不足

新冠肺炎疫情多國蔓延，美國出現多宗感染源頭不明病例，疾控中心不排除出現社區傳播。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多個國際場合抨擊中國「沒有透明度」，他二月二十五日藉中國驅逐《華爾街日報》記者批評中國抗擊疫情不力，都可以看出，他對華姿態沒有絲毫緩和的跡象。諸如《華爾街日報》這樣的西方媒體，公然發表種族歧視色彩極濃的文章，企圖複製所謂「黃禍論」，對中國進行攻擊抹黑。

美國大選年底舉行，白宮抗疫表現卻非常糟糕，這種手足無措的表現，足以左右大局，令到特朗普連任的機會飲雪水。總統特朗普望着每日以一千點的幅度下跌的美國股市，心驚膽跳，股市跌了，他的政績也沒有了。他於是大派定心丸，相信「疫情隨着天氣的變暖，早晚將如奇跡般消失」。這種望天打卦的心態，說明他當前景毫無把握。美國報紙批評說：「保股市擇選情。」淡化疫症威脅，不利疫情防抗。國際社會必須加強合作攜手應對，美國卻以鄰為壑，現在輪到美國會出現社區爆發，高調罵中國卻罵到了自己頭上了。

抵抗新冠肺炎疫情需要什麼？第一是全國上下一心，全世界合作。美國破壞了這個條件。第二是要早一些發現，早一些治療。第三是老年人、心臟病、糖尿病、氣管炎、腎病患者死亡率很高，一定要集中各個專科的專家及早進行救治。第四是國民有足夠的口罩，小區進行隔離的措施。第五是有足夠的醫院床位和戰略醫療的各種物資和醫學儀器。美國都缺乏這些條件。一旦在社區爆發，美國的情況會比日本更差。美國處理

「鑽石公主號」郵輪上美國感染者，烏龍百出。最早傳出美國總統特朗普要求絕對不能把確診者用包機接回美國，結果衛生部接載了十四名確診者返回美國，令到缺乏醫院和病床的加州手忙腳亂，倒瀉籬壁。特朗普聽到了報告之後，大發雷霆，斥罵了這些官員無能。

美國總統特朗普二零一八年大大削減美國的醫療開支一百五十億美元，凡是奧巴馬支持的，特朗普都要推翻。美國是貧富懸殊的國家，有一半的人口沒有醫療衛生的保障，公立醫院的設施嚴重不足。只有買了醫療保險，前往私人醫院求醫的人，才有醫療保障。美國要進行公共的防疫措施，出現了檢驗疫症的實驗室不足、醫院床位不足、應付疫症的醫護人員的裝備不足，以及體外呼吸機不足的情況。現在，州一級的政府、縣一級的政府，都痛罵特朗普只關心軍工集團的利益，大舉增加軍費，卻大減聯邦政府對地方醫院的經費，漠視人民的生命安全。

特朗普還在政治上製造了美國的分裂，美國現在分成了兩個勢不兩立的陣營，為爭奪總統寶座，鬥得你死我活。聯邦政府的抗疫命令，下面的政府可以公開不執行，說是資源不足，美國從日本以飛機撤離了三百八十個「鑽石公主號」的乘客回到美國，不能夠集中在一個地點降落，要分別在加利福尼亞州和德克薩斯州兩個空軍基地降落，原因是檢驗疫症的實驗室不足，而且醫院的床位不足，還有一些州政府和縣政府不合作，拒絕收留新冠肺炎的病人，其理由是美國聯邦政府沒有撥款，甚至是削減撥款，地方醫院設備和人手根本不可能應對新冠肺炎的病人。

美國進行檢測新冠病毒需要大量的檢測工具和實驗室，需要大約一千個實驗室，

現僅僅得四十個準備就緒，其他的缺乏金錢，難以應付。應付疫症的病床也需要大量添置，美國的公立醫院並沒有這麼多的應付重症的病床。更重要的是需要大量的體外心肺呼吸機，美國也不足夠。美國目前只有三千萬個醫護專用N95口罩，估計要十倍，即三個才能應付潛在疫情大爆發。醫生和護士的防護衣服和工具更加嚴重不足。估計，一日一個醫生或者護士消耗的防護衣就花費了二百美元。美國根本沒有這個經費預算。有了錢，也沒有這種生產力。因為，美國過去認為這些是勞工密集的工業，全部外判給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生產。現在什麼都缺，缺多少？美國完全沒有透明度，美國總統不斷地說：「大家不用恐慌，新冠病毒不可怕，就像流行性感冒一樣，很多人都會自行痊癒。大約到了四月份，溫度升高，這種流行病就會消失了。」

這種沒有知識的說法，遭到了美國病理學專家的嚴厲批評，認為這樣美國會錯失了最寶貴的控制疫情蔓延的窗口期，最後造成大規模的爆發。



特朗普：「新冠病毒不可怕，將於4月消失。」 美聯社



### 疫情之下的生存之道

各位，我決定加入保險業。我相信當前的社會環境，只是有危就有機，需要的是調整策略。

去年，娛樂圈進入寒冬，和社會很多界別一樣，受到修例風波影響。我是個斜槓族，深信有能力的人從不需要只有一個身份。成功的很多藝人，實際上都同時從事着不同的行業。

在看不好娛樂圈的前景下，我並沒有放棄，但東家不大打西家的求生心態，讓我告訴自己需要積極尋求更多出路。一位有涉獵娛樂圈的前輩，在一次茶敘的時候，告訴我必須找到在社會形勢下不受影響的行業。那個時候我是很沾沾自喜的——我在遵理教雅思英語，在修例風波期間，學生人數不降反升——大家更想在這個時候到外面闖一闖。他說除了教育，就是保險了。那個時候我聽了，沒有太多想法。

然後，疫情就開始散播了。這次，加上我之在上市公司的職務，我一下子兩個工作都沒有了。補習班有網上的課程，現在也多開了，但畢竟補習老師最主要的是出現在學生面前教學，而我教的雅思課程並不允許太多的網上課程（我的課程有持續進修基金的援助，受其基金監管），所以現在我的事業只有兩成左右是運作中的。

就在這個時候，我和一向是好朋友的老媽分享了這位前輩的看法。然後媽媽告訴我，在一年前就跟你說媽媽有個朋友是保險業高層，他誠邀你加入啊？我完全忘記，但卻想起有位算命師傅跟我講，我要做有口才的事業，是不需要成本的，而且能夠幫助到別人、為人服務的。當時師傅沒有告訴我究竟是什麼行業，但就說我會在30到31歲之間遇上，到時候保持開放態度就好了。

於是在過去兩個月，我正在籌備這個新事業。最讓我肯定走在對的路上原因，是師傅跟我講，我要做的工作，都是厭惡性的，就是表面惹人嫌的東西，意思是指：言論、工作，甚至伴侶、朋友。

我沒有任何貶低保險界人士的意思。我認識一些超級成功的保險界人士，我是尊重到不得了。行行出狀元，我這個斜槓族完全懂。但以此所知，保險界經常喜歡跟自己的員工說要提升業界的形象，這也就代表很多人，包括我媽媽都對一些保險界人士有所保留。

我相信沒有人會否定樹大冇枯枝這個道理。但我堅信，事業就是要找機遇，而機遇往往就是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

生命滿希望，前路由我創。疫情不是懶惰的藉口，反而是思考前路的好機會。



新肺炎襲擊地球，很多人都回想起二零零三年「沙士」肆虐香港的種種事情。那時候，我們每天都要上班，沒有在家工作。即使每天提心吊膽，還是上班去也。

我在位於上環的藝團工作，平時我和家人都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往返住宅和公司；但在那三個月，我們改為自行開車上下班。很多人都放棄以公共交通工具代步，免得與其他人擠在擁擠的車廂內，增加受感染的風險。我們除了這個原因之外，更加是因為我們不但會在車廂內冒險，甚至一路出自己寓所的門外，便已經步進非常高風險的地區；無論我們走進電梯內，在地下大堂內、在大廈範圍內外、附近的街道上、鄰近的所有公共交通工具的車站、排隊之處，可能身旁已經有受感染或身上沾滿病毒的人。

到底我當時住在哪兒？醫院的職員宿舍是也。整座大廈和宿舍範圍內都住着醫生，等候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地方自然亦有很多醫護人員。為了減低與這些人士接觸的機會，我們只好開車。雖說我們已經努力減少受感染的風

險，畢竟我們住在高危的地方，有時實在避無可避。

記得有一次，我們在電梯內，電梯正在關門。忽然一名從醫院下班回家的醫生打開電梯門走進來。他穿着得就像登陸月球的太空人一樣，全副保護自己的白色武裝。我明白他這種穿法在醫院內是有需要的，可是，他不是應該先脫下保護罩才離開醫院返家嗎？他帶着滿身病菌或病毒走進宿舍的電梯，對自己的保護當然做得很好；可是，與他一同乘坐電梯的鄰居呢？我們就是這樣與他在同一個非常細小的空間內煎熬了好一些時間，可以想像我們當時是何等不自在，而且充滿疑問——他真的這樣走進自己的屋內嗎？他帶着滿身細菌返家，他的妻兒的安全並不重要嗎？

雖然我們選擇了較昂貴的方法上下班——來回兩條隧道的費用、在中環的停車場費、汽油費用等，可是，由於早上道路擠塞，我們反而還要比平時更早起床出門，以避開路面最繁忙的時間。因此，我在那三個月內每天都比上班時間早了很多抵達公司。

當時，公司的整座大廈正在進行外牆維修。

### 憶「沙士」時的上班情況

走廊所有窗戶外都搭起竹棚，並圍上深綠色膠布，令走廊非常陰暗。一天，我又是首名返抵公司的職員。那天天色特別陰暗，走廊更是灰濛濛一片。我一邊拿着最新型號的手提電話，一邊準備打開公司的大門。忽然有一操內地口音，戴着口罩的男子上前問我借電話一用。我們那層樓平時只有我們和隔鄰的藝團兩間公司的職員出入，而鄰團有很多職員都是來自內地的。我聽到他的口音，又想着除了兩間公司的職員之外，沒有人會這麼早在那兒出現的，所以我一心想他是鄰團的人。即使這樣，我也問他是否該藝團的藝員，他回答說是。我不虞有詐，便將電話遞給他。怎知他電話一在手，立即發足狂奔，從樓梯跑下去。我本能地跑了一層樓便停下來，因為我那時候才懂得害怕。當時連續數層樓也沒有人，我獨自在後樓梯迫他會是很危險的事情。

我只得向警局報警。最後自然是沒法取回新電話，白白浪費了好半天的時間。想起數天前，同事們還紛紛來看我的漂亮新電話，沒想到它這麼快便離我而去。「沙士」真令我破了很多財呀！

走廊所有窗戶外都搭起竹棚，並圍上深綠色膠布，令走廊非常陰暗。一天，我又是首名返抵公司的職員。那天天色特別陰暗，走廊更是灰濛濛一片。我一邊拿着最新型號的手提電話，一邊準備打開公司的大門。忽然有一操內地口音，戴着口罩的男子上前問我借電話一用。我們那層樓平時只有我們和隔鄰的藝團兩間公司的職員出入，而鄰團有很多職員都是來自內地的。我聽到他的口音，又想着除了兩間公司的職員之外，沒有人會這麼早在那兒出現的，所以我一心想他是鄰團的人。即使這樣，我也問他是否該藝團的藝員，他回答說是。我不虞有詐，便將電話遞給他。怎知他電話一在手，立即發足狂奔，從樓梯跑下去。我本能地跑了一層樓便停下來，因為我那時候才懂得害怕。當時連續數層樓也沒有人，我獨自在後樓梯迫他會是很危險的事情。

我只得向警局報警。最後自然是沒法取回新電話，白白浪費了好半天的時間。想起數天前，同事們還紛紛來看我的漂亮新電話，沒想到它這麼快便離我而去。「沙士」真令我破了很多財呀！